

大巴扎

HET HUIS VAN DE MOSKEE

[荷兰] 卡德尔·阿卜杜拉◎著

潘源◎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大巴扎

HET HUIS VAN DE MOSKEE

[荷兰] 卡德尔·阿卜杜拉◎著

潘源◎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著作权合同登记:图字 01 -2014 -5053 号

Het huis van de moskee by Kader Abdolah

© Kader Abdolah 2005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巴扎 / (荷)阿卜杜拉著;潘源译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4
ISBN 978 - 7 - 02 - 009477 - 6

I. ①大… II. ①阿…②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荷兰—现代 IV. ① I 56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99321 号

责任编辑 仝保民 陈 黎
特约策划 李江华 林宋瑜
装帧设计 尚书堂
责任印制 芑 屹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30 千字
开 本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18.5
印 数 1—8000
版 次 201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 - 7 - 02 - 009477 - 6
定 价 30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目 录

蚂蚁 · 001

清真寺之家 · 004

诺鲁孜节 · 012

卡尔卡尔 · 019

婚礼 · 030

鱼儿 · 036

伊朗长袍 · 041

家庭 · 046

布道 · 055

电影院 · 062

鸟儿 · 079

詹尼什 · 084

济纳特 · 090

天房 · 098

请读! · 105

藏宝室 · 111

影子 · 118

哈吉 · 122

回家 · 129

游击队 · 133

“蜥蜴” · 143

鸦片 · 150

平静岁月 · 160

电视 · 165

蝗虫 · 168

时间 · 174

巴黎 · 182

德黑兰 · 188

法官 · 195

驴 · 203

《奶牛》 · 211

战争 · 221

群山 · 235

至睿 · 242

“圣战者” · 246

飞机 · 252

摄影师 · 256

第一个来者 · 263

极乐园 · 270

他是光，光上之光 · 284

致谢 · 287

蚂蚁

A lef Lam Mim。^①

从前有一座房子，一座古老的房子，被称为“清真寺之家”。这是一座有着三十五个房间的大宅。几个世纪以来，一个为清真寺服务的家族几代居住于此。

每个房间根据其用途命名：圆顶室，鸦片室，故事室，地毯室，病室，祖母室，图书室和乌鸦室。

这座房子位于清真寺后身，实际上是在其基础上建筑而成。在庭院一角，一段石阶向上通往一个屋顶平台，在此与清真寺相联。

院落中央有一个净池，这是一个六角水池，祷告之前，人们在其中清洗手和脸。

现在居住于这座房中的是三个堂兄弟的家庭：阿伽·加安——主管该城巴扎^②的商人，阿尔萨贝里——家中的阿訇，清真寺的精神领袖，以及阿伽·苏查——清真寺的宣礼员^③。

这是早春一个星期五的早晨。阳光和煦，空气中充满着泥土的芬芳，树木枝繁叶茂，植物正在吐芽。鸟儿在枝间飞舞，为花园鸣唱。两位祖母正将冬季死去的植物拖出，孩子们相互追逐，在粗大的树干后躲藏。

一队蚂蚁从一堵古墙下爬出，像移动的棕色地毯般覆盖了一株雪松旁的小径。数以千计的小蚂蚁第一次见到太阳，感受到背上的温暖，它们沿着小径蜂拥而下。

这座房子的猫四肢伸展，伏在净池旁，惊奇地望着这热闹的群体。孩子们

① 《古兰经》中的隐晦字母，由阿拉伯字母构成。《古兰经》中有二十九章以隐晦字母开端，故亦称之为“章首字母”。

② 巴扎：波斯语，意为集市、农贸市场。

③ 宣礼员：清真寺每日按时高念召唤词、召唤信徒祈祷的人。一些有宣礼塔的大清真寺，宣礼员要登上宣礼塔唤拜；规模小的清真寺，宣礼员则站在大殿外的殿台上唤拜。

停止玩耍，注视着这奇妙的景象。鸟儿陷入沉默，栖息在石榴树上，伸着脖子，关注着蚂蚁的进展。

“祖母，”孩子们叫道，“过来看啊！”

正在花园另一边干活的祖母们仍在继续挖掘。

“快来啊！”其中一个女孩重复道，“有数百万只蚂蚁！”

祖母们过来查看。“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事！”其中一位惊呼道。

“我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事！”另一位也在惊呼。她们惊异地用手捂住了嘴。

蚂蚁群每秒都在壮大，致使人们无法前往大门。

孩子们急速奔向阿伽·加安位于庭院另一侧的书房。

“阿伽·加安！帮帮忙！我们有蚂蚁了！”

阿伽·加安分开窗帘，向外望去。“怎么了？”

“请您快来！我们很快就没法到门口了。数百万只蚂蚁朝房子爬来。数百万只！”

“我来了。”

他把长袍披在肩上，戴上帽子，走到院中。阿伽·加安在这座房中见闻颇多，但从未有过这样的事。

“这让我想起了先知所罗门，”他对孩子们说道，“肯定是什么东西激发了它们，否则它们不会如此大量群集。如果听得足够仔细，你就能听到它们在彼此交谈。遗憾的是，我们不懂它们的语言。所罗门可以跟蚂蚁说话，但我不能。我想它们肯定是在举行某种仪式，抑或是春天触发其巢穴的变化。”

“做点什么！”祖母中年龄较小的戈贝尔说道，“在它们进入房中之前，让它们回到蚁穴中去！”

阿伽·加安跪了下来，戴上眼镜，近距离研究这些蚂蚁。年纪较长的祖母戈贝纽提了一个建议，“给蚂蚁朗诵所罗门跟蚂蚁说话的那个章节——蚁群覆盖了山谷，使所罗门的军队停了下来。或读《蚂蚁》章，所罗门与带来示巴女王^①情书给他的戴胜鸟说话的那部分。”

孩子们等待着，好奇地想看阿伽·加安将会怎样去做。

“赶快读《蚂蚁》章，否则就来不及了！”戈贝纽坚持道，“告诉蚂蚁回到巢穴中去！”

① 示巴女王：公元前非洲东部示巴古国的女王。根据《圣经·旧约》列王纪上第十章、《古兰经》和阿克苏姆国的其他历史资料的记载，示巴女王因为仰慕当时以色列国王所罗门的才华与智慧，不惜纾尊降贵，前往以色列向所罗门提亲。

孩子们期待地望着阿伽·加安。

“至少读一下那封情书，”她恳求道，“如果你不读，蚂蚁就会占领这座房子了！”

沉默良久。

“把《古兰经》给我，”阿伽·加安终于说道。

其中一个男孩沙保跑向净池，洗洗手，用挂在晾衣绳上的毛巾将手擦干，然后匆匆跑向阿伽·加安的书房。他拿回一本很旧的《古兰经》，递给阿伽·加安。

阿伽·加安迅速翻阅，寻找《蚂蚁》章，然后在377页停住。他微微躬身，开始轻声吟诵：“Hattaa edha ataa ‘ala wade an-namle qalat namlaton: ‘ya ayyoha an-namlo ‘od kholaa masaak-enakum la yahtemannakom solaymano wa jonuudoho wahum la yash’ oruun’。”

他们都静静观望，等着看蚂蚁将会如何。

阿伽·加安又多读了一些，并向蚂蚁吹气。

祖母们拿来两个火盆，将一把野芸香种子^①撒在新生的火上，香烟升腾到空中。他们跪在阿伽·加安身旁，将烟向蚂蚁吹去，吟诵道：“所罗门，所罗门，所罗门，蚂蚁，蚂蚁，蚂蚁，山谷，戴胜鸟，示巴女王，示巴，示巴，示巴，所罗门，所罗门，所罗门，戴胜鸟，戴胜鸟，蚂蚁，蚂蚁，蚂蚁。”

孩子们焦急地等着，想看将会发生什么。

突然，这些生物停了下来。它们似乎在听，仿佛想要知道谁在吟诵，并将野芸香种子的香烟吹向它们。

“让出院子，孩子们！”戈贝纽说道，“蚂蚁要回去了！我们不想惊扰它们！”

孩子们结队上楼，从窗户向外观望，看蚂蚁是否真的撤退。

几年之后，当沙保离开这个国家，住在异国他乡时，他跟朋友分享那天的记忆。他告诉他们，念完那章之后，他亲眼目睹蚁群如何像棕色的长绳般爬回那堵古墙的裂缝之中。

① 据说燃烧野芸香芬芳的种子可以驱赶恶魔。

清真寺之家

Alef Lam Ra。

几年过去了，蚂蚁再未数量如此之巨地从古墙下爬出。这一事件变成了遥远的回忆。在这座被传统束缚的房子中，生活一如既往。

傍晚，祖母们在厨房中忙活，直到家中的阿訇阿尔萨贝里回来，她们便不得不帮他做好到清真寺做晚祷的准备。

老乌鸦飞过房子，呱呱啼叫。一辆马车在外面停下，戈贝纽冲了出去，为阿尔萨贝里阿訇开门。

年迈的车夫跟她打招呼后驾车离开。他是这一行中的最后一位，因为城市街道禁止马匹进入。任何设法得到机动车驾驶证的车夫都会得到出租车补贴，但有一个老车夫总是无法通过考试。在阿伽·加安的请求下，此人最终获准充当清真寺的马车夫。阿尔萨贝里认为出租车不洁，且觉得对阿訇而言，像普通人般乘出租车招摇过市颇不得体。

阿尔萨贝里戴着黑色的穆斯林头巾——表明他是先知穆罕默德嫡系子孙——以及神职人员的棕色长袍。他为城中一个显赫家庭举行完婚礼，刚刚到家。

孩子们知道他们不该离他太近。每天晚上，他带着数百膜拜者祈祷，但不许任何人触摸他的前额。

“您好！”孩子们冲他喊道。“你们好！”阿訇笑着答道。

当孩子们还小时，他通常给他们带回一袋糖果，递给其中一个女孩。孩子们便会散去，让他不受干扰地前往图书室。然而，他们现在大些了，不再跑向他。所以，他把袋子交给祖母，由她稍后将糖果分给孩子们。

阿訇阿尔萨贝里一走进房子，祖母们便在净池中洗手，擦干后到图书室帮

阿訇洗澡。她们默默地给他解带宽衣。其中一位祖母小心翼翼地除下他的头巾，放在桌上。另一位帮他褪下祈祷袍，挂了起来。阿訇本人什么都不做，且避免触碰自己的衣物。

祖母们常向阿伽·加安抱怨：“你应该跟他谈谈。他所做的，他对别人的要求，都不正常，或不健康。在这个家中，从来没有哪个阿訇如此注重清洁。爱干净自然很好，但他过于极端。他甚至不碰自己的孩子，而且只用自己口袋里装的勺子吃东西。这会让使他筋疲力尽。他不能这样下去。”

祖母们将这座房子中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阿伽·加安，包括别人不该知晓的秘密。

祖母们实际上并非“祖母”，而是在此房中居住了五十多年的仆人。在她们年轻时，阿伽·加安的父亲将她们带到这所房中，她们从此再未离开。人们早已忘记她们来自何处。祖母们从来不提自己的过去。她们从未嫁人，尽管全家人都知道，她们两人都与阿伽·加安的叔叔私下有染。每当他来访，她们便成了他的人。

跟那只乌鸦、那棵雪松和那些地下室一样，祖母们属于这座房子。其中一位祖母养育了阿尔萨贝里，另一位抚养了阿伽·加安。阿伽·加安信赖她们，而她们确保这座房子的传统得以维持。

阿伽·加安是一位地毯商，塞尼詹市巴扎中最古老的公司的主人。有一百多人为他工作，包括七位设计地毯图案的绘图员。

该巴扎是一座城中之城，可从几个不同的门进入。被穹窿屋顶覆盖着的、迷宫一般的街道上林立着数百间店铺。几个世纪以来，这些巴扎已经发展成为国内最重要的金融机构。数千商人在巴扎中营业，主要经营黄金、纺织品、粮食、铜器和地毯。

尤其是地毯商，在该国历史上，他们永远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。鉴于阿伽·加安独特的地位，巴扎和清真寺都交由他主持。

阿伽·加安的公司所制造的地毯以奇特的色彩和惊人的图案闻名于世。任何有他的商标的地毯都与同样重量的黄金等值。当然，他的地毯不为普通买主

而制，特约经销商很早便为欧美客户将它们预先订购下来。

无人知晓设计师是如何想出如此具有独创性的图案、如此精湛的色彩组合。这是该公司最伟大的资产，这个家庭最为严守的秘密。

私人浴室的时代尚未开始。塞尼詹有几间大型澡堂。清真寺之家的男人总是去最古老的一个，那儿为阿訇保留了一个专门的位置。但阿訇阿尔萨贝里打破传统，拒绝涉足被几十个人共用的洗澡堂。甚至一想到要在所有那些男人面前赤身裸体，他便感到恶心。

于是，阿伽·加安请来一位砖工补造一个浴室。该砖工熟悉的唯一洗浴设施便是洗澡堂，他便在图书室后面挖了一个洞，为阿訇建了一个小型澡堂。

那天傍晚，阿尔萨贝里像往常一样穿着白色长衬衣在石头地板上坐下。一位祖母将一罐温水从他头顶倒下。“水凉，”他尖声叫道，“凉！”

祖母们并未理会他的喊叫。戈贝尔用肥皂给他洗背，之后戈贝纽往他肩上轻轻倒水，确保不会水花四溅。

冲掉皂液之后，她们帮他进到并不很深的浴缸。他躺下，将头埋入水下良久。再次浮出水面时，他的脸色苍白。祖母扶他起来，匆忙将一条围巾裹住他的肩头，另一条围在他的腰间，将他拉到火炉旁。他厌恶地皱着眉头，摆脱已经潮湿的毛巾，迅速套上干净的毛巾筒。她们擦干他的头发，从头上套下一件内衣，将他的手插进袖中。她们陪他走向图书室，把他安置在他的椅子上，在一盏灯下检查他的指甲。一位祖母将他食指指甲一处参差不平的边缘剪下。

她们帮他穿上其余衣服，戴上头巾，将眼镜架在他的鼻梁上，用一块布把他的鞋子擦亮。现在，阿訇已准备好前往清真寺。

戈贝纽出来，拉响挂在一棵古老雪松上的铃铛，召唤清真寺的马车夫。听到铃响，车夫就会走上屋顶，再从石阶上下来，经过客厅，来到图书室。

车夫从未见过祖母。在他进入图书室之前，她们会谨慎地闪到书柜后面。不过，他总是跟她们打招呼，她们也总是在书柜后回礼。今晚，他抄起桌上已经准备好的书籍，护送阿訇前往清真寺。

车夫走在前面，以挡住任何可能意外扑向阿訇的狗。他是阿訇最信任的助手——除了祖母之外唯一可以触碰他、递给他东西、或从他那儿取走东西的人。

车夫跟阿訇本人一样执着于清洁。他从来不去市里的澡堂，而是在家中铜制浴盆中让妻子给他擦洗。

清真寺外面，一群男人等着陪同阿訇前往祈祷室。在祈祷过程中，这些人总是站在阿訇身后的最前排。他们一看到阿訇，便叫道：“祝福先知穆罕默德！”

数百礼拜者来到清真寺进行晚祷。当他进来时，他们起身为他让路。他在老地方坐下，车夫将桌上的书放在他身边。

然后，所有的目光都转向宣礼员，他从有着数世纪悠久历史的伊斯兰讲坛的顶端高声喊道：“真主伟大！赶快祈祷！”当他登上楼梯时，祈祷已经正式开始。

宣礼员阿伽·苏查是阿伽·加安的堂弟，他天生目盲。阿伽·苏查有着优美的嗓音。每天三次（日出之前、正午和日落之后），他爬上这座清真寺两座相同宣礼塔中的一座，喊道：“赶快祈祷！”

没人使用他的真名，相反，他以其头衔著称：宣礼员。就连他自己的家人也称他为宣礼员。

“赶快祈祷！”他雷鸣般地喊道。

礼拜者站起身，转身面朝麦加。盲人通常无法成为宣礼员，他必须能够看到阿訇何时跪下，何时用前额触碰地面，何时再次站起。但对于阿伽·苏查，这位阿訇只是稍微提高嗓门，让他知道他马上就要跪下、或用前额触碰地面。

宣礼员有一个名叫沙因的已婚女儿和一个名叫沙保的十四岁儿子。他的妻子死于重病，但他无意续弦。

相反，他时常悄悄溜出去，到山里拜访几个妇女。每当此时，他都穿上最好的衣服，戴上帽子，抓过手杖，一连消失数日。他不在时，儿子沙保接替他的职责，爬进宣礼塔，召唤信众祈祷。

晚祷之后，阿訇阿尔萨贝里被一群男人护送回家。阿伽·加安总是多待一会儿，跟人们交谈。他通常最后一个离开清真寺。

这天晚上，他简要地跟管理员说了一下屋顶需要维修。当他准备回家时，听到侄子沙保叫他的名字。

“阿伽·加安！我可以跟你说几句话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，我的孩子！”

“您有时间跟我到河边走走吗？”

“去河边？可是他们正在家里等我们，快到晚餐时间了。”

“我知道，但这很重要。”

他们沿着缓缓流淌的塞菲德格尼河散步，这儿离他们的家不远。

“实际上，我不知道这件事该怎么说。您不必马上答复我。”

“有话直说，我的孩子！”

“是跟月亮有关。”

“月亮？”

“不，不是关于月亮，是关于电视。关于阿訇。”

“电视？月亮？阿訇？你想说什么？”

“我们……呃，我是说，阿訇需要知道正在发生什么。他必须跟上形势，阿尔萨贝里只读图书室里的书籍，而它们非常古老，是几个世纪前写成。他不读报。他什么都不知道……呃，比如说，月亮的事。”

“你说得清楚一点，看在老天的份上！阿尔萨贝里需要知道关于月亮的什么事？”

“这些天所有人都在谈论月亮。在学校，在巴扎，在街上。但在我们家中从不谈论那样的事。您知道今晚会发生什么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，什么事？”

“有两个人今晚要登上月球，您甚至一无所知！这也许对你或阿尔萨贝里而言并不重要。但美国人要把他们的国旗插到月亮上，而这座城市的阿訇竟然不知道。他在布道时根本没有提及。他今晚本该提到，但他甚至都不知道这件事将会发生。这对我们的清真寺不利。清真寺是一个人们应该听到影响他们生活的事情的地方。”

阿伽·加安等待着。

“我试图跟阿尔萨贝里提这件事，”沙保继续说道，“但他不想听。他不相信这种事。”

“你想让我们做什么？”

“登月将在今晚的电视上转播。我想让您和阿訇目睹这一历史性事件。”

“怎么目睹？”

“在电视上！”

“你想让我们看电视？”阿伽·加安非常震惊，“你想让这座城市的阿訇看电视？你明白你在要求什么吗，我的孩子？自从电视来到这座城市，清真寺就一直警告人们它是邪恶的，敦促他们不要听腐败的国王的话，不要看美国人。现在你提议我们坐下来盯着看美国国旗！你知道我们反对国王，反对将他扶上宝座的美国人！我们不需要把国王的面孔和美国国旗带到我们家中。你到底为什么想让我们看电视？那是美国人用来破坏我们的文化和宗教的武器！关于电视有各种奇怪的传言。它充满了毒害人们思想的恶心节目。”

“那不是真的！或至少不完全是真的。他们也播放严肃节目，就像今天晚上。您应该看！阿訇应该看！如果我们反对国王，反对美国人，那就更有理由看。今晚美国人将要登上月球。您是城里最重要的人物，您应该看。我可以在屋顶架设天线。”

“你想在屋顶架设天线？你会使我们成为全城笑柄的。明天所有人都会说：‘你看到清真寺之家房顶上的天线了吗？’”

“我会安得让谁都看不到它。”

沙保的要求令阿伽·加安惊讶。这个男孩了解他们在某些事件上的立场，但他敢于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想法。阿伽·加安很早就注意到沙保的这一品质。

他为此欣赏他的侄子。

阿伽·加安有两个女儿和一个比沙保小五岁的儿子。然而，当他看着沙保时，他看到了日后将接替自己在巴扎位置的人。

他尽力让沙保参与家中要务，把他当做儿子一般看待，培养他遵循自己的路线。

放学后，沙保总是直接去伯父的办公室，阿伽·加安告诉他巴扎中的最新进展，商讨他已经做出、或将要做出的决定，征求他的建议。

不过，现在沙保提出了电视和月亮的话题。阿伽·加安怀疑这个想法是努斯拉特播种在他脑中。努斯拉特是阿伽·加安最小的弟弟，住在德黑兰。

阿伽·加安和沙保回到家中之后，阿伽·加安对祖母说道：“我要跟阿訇一起在图书室吃饭。我需要跟他谈谈。请确保我们不被打扰。”

他来到图书室，发现阿訇正坐在地毯上读书。阿伽·加安在他身边坐下，问他在看什么。

“一部关于穆罕默德的妻子赫蒂彻的书。她拥有三千头骆驼——相当于今天的三千辆货车。无法想象的财富。现在我明白了：穆罕默德年轻、贫困，赫蒂彻年老、富有。穆罕默德需要她的骆驼——货车——来履行他的使命。”阿訇说道，笑了。

“不能这样谈论先知！”阿伽·加安说道。

“为什么不能？女人被他吸引，那他为什么选择了寡妇赫蒂彻？她几乎比他大二十岁。”

祖母拿着两个圆托盘进来，放在两个男人前面的地上后又出去了。

“沙保一直跟我说月亮的事，”阿伽·加安在吃饭时说道，“他认为你应该看看它。”

“看月亮？”阿訇说道。

“他说这座城里的阿訇应该了解这个国家和世界的发展。他不赞成你不看报纸、只读图书室中的旧书这个事实。”

阿訇摘下眼镜，在他白色长衫衣角上随意地擦拭着。“沙保已经跟我说过这些了。”他说道。

“听着，他的批评不仅针对你，也针对我。最近几年，我们完全专注于宗教。清真寺也应该引进其他话题，比如今晚将在月球上行走的人。”

“那都是废话。”阿訇说道。

“沙保认为你应该看。他想搬一台电视到这儿。”

“你疯了吗，阿伽·加安？”

“他聪明，我信任他。如你所知，他是一个好孩子。这将是我们的秘密。不会太久。节目一结束，他就会把电视搬走。”

“但如果库姆的阿亚图拉^①发现我家有电视，他们就会……”

“没人会发现的。这是我们的家，我们的城市。我们可以决定我们在这儿如何行事。这个孩子是对的：几乎所有来我们清真寺的人都有电视。尽管在这座房中是禁忌，我们一定不要把自己锁在房中，闭眼不看世界上发生的事。”

当沙保搬着一个盒子在黑暗中溜进图书室时，祖母从厨房的挂帘后瞧着。

① 阿亚图拉：对伊朗等国伊斯兰教什叶派领袖的尊称。

沙保跟阿訇和阿伽·加安打了个招呼。然后，不顾他们好奇的目光，他从一个盒子中拿出便携式电视，放到墙边的桌上。接着，他取出一条长电缆，将其一端插在电视机后部，拿着另一端出去，爬上通往屋顶的阶梯，在那儿，他已架起一个天线。他将电缆装到天线上，确保别人不会看到，然后回到图书室。

首先，他锁上身后的门，然后在电视机前放了两把椅子。“你们或许想要坐这儿，”他说道。

阿訇和阿伽·加安就坐后，他打开电视，关上灯。然后，他调低音量，简短地介绍道：“我们马上要看到的此时正发生在外太空。阿波罗 11 号正绕着月亮运行。登月舱很快就会着陆。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。瞧，就在那儿！哦，我的主啊！”

阿伽·加安和阿訇在椅子上探身向前，盯着这个交通工具降落在月球表面上。一阵静寂。

“图书室有事发生，”戈贝纽对戈贝尔说道，“甚至连我们都不该知道的重要的事。”

“那个男孩顺着阶梯爬到屋顶，在那儿藏了什么东西，之后又匆忙下来，”戈贝尔说道，“然后图书室的灯灭了。他们在那儿黑灯瞎火干什么呢？”

“我们去看看。”

她们蹑手蹑脚地穿过黑暗，停在图书室旁。

“瞧！有根电线从屋顶连到了图书室。”

“一根电线？”

她们踮起脚尖望向窗户，但窗帘已经合上。她们轻轻地经过窗户，在门边停下。透过门缝，一种神秘的银光正在闪烁。她们把耳朵贴在门上。

“不可能！”她们听到阿訇惊呼道。

“不可思议！”她们听到阿伽·加安喊道。

她们从钥匙孔望进去，但只看到诡异的光芒。她们很失望，踮着脚尖离开，消失在院落的黑暗中。

诺鲁孜节

跟随春天而至的是诺鲁孜节——波斯新年。这个春天的庆典最初为皇家盛会，可以追溯至第一位国王。

春季大扫除在诺鲁孜节前两周便已开始。为了迎接新的季节，桌上摆放着从种在盘子里的小麦种子中长出的麦芽。孩子们得到了新衣和新鞋，以便在拜访亲戚——特别是祖母们时穿上。

家中的女人们负责筹备。她们只有在一切都已安排满意之后，才在自己的形象上花时间。

这个清真寺之家会请几个额外的人手，帮祖母为诺鲁孜节打扫房子。一位年老的理发师也会过来美化女人们。她的工作是给她们理发、修眉和去除过多的脸毛。

这项工作她已做了五十多年。她第一次是与母亲同来——当时肯定才有十或十二岁。母亲去世后，她接替了她的生意。不久之后，她成为这个家中女性的知心女友。

每当她到来时，这座房中的某些区域便禁止男性进入。女人们的笑声整日可闻。她们不戴面纱在房中四处走动，赤裸双腿穿过院子。祖母们娇纵着她们，给她们送来柠檬水和水烟，或以其他方式加以款待。

理发师告诉她们最新的八卦。由于频繁进出城中富裕之家，她非常了解女性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。她总是带来整箱的香水、染发剂、化妆品、指甲剪、发卡，以便出售。她的商品不是能在巴扎上买到的普通货物。她的儿子是一位在科威特工作的移民工人，每次回家，他都在自己的旅行箱里装满给母亲的客人的独家商品。

今天，她是来给阿伽·加安的妻子法克莉·萨达特理发。法克莉·萨达特在她所属的那个富人圈中很受欢迎。她有时帮祖母在厨房中忙碌，有时给自己的儿子缝补衣服。在孩子小时候，她给他们大声朗读。实际上，她花很多时间